

中國女字字典

謝志民 謝燮 編著

民族出版社

中國女 字字

謝志民 謝燮 編

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女字字典 / 谢志民, 谢燮编著. —北京: 民族出版社,
2009. 3

ISBN 978 - 7 - 105 - 09963 - 4

I. 中… II. ①谢…②谢… III. 女书—字典 IV. H123 - 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33706 号

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)

<http://www.mzchs.com>

北京金若龙公司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: 26.125 字数: 660 千字

印数: 001 - 800 册 定价: 96.00 元

ISBN 978 - 7 - 105 - 09963 - 4/H · 693(汉 206)

(编辑室电话: 010 - 58130104; 发行部电话: 010 - 64224782)

前 言

1983年3月，时任中南民族学院（现中南民族大学，下同）政治系讲师的宫哲兵（现武汉大学教授），经语言学老专家严学窘教授（时任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）的推荐来找我，希望笔者能对他从湖南省江永县抄回的书写符号作出鉴定：是不是一种文字？如果是，是什么文字？

经鉴定，宫哲兵从湖南江永县抄回的书写符号，形体结构十分独特。笔者当即向严老作了汇报，并建议成立一个调查研究小组，尽快赴江永县考察。是年5月，由严老指导，在中南民族学院中文系南方民族语言研究室成立了“女书调查研究组”，成员有南方民族语言研究室主任何天贞、笔者和宫哲兵。9月，笔者和宫哲兵同赴江永县，由我负责女书文字调查，宫哲兵负责与女书有关的人文历史调查。在江永县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下，笔者收集到了一套十三件两万余字的女书文字资料。在湘桂比邻诸县的妇女中无声无息地流传了不知多少个世纪的女书，自此走进了书斋，登上了大雅之堂，并随着“宫哲兵在湘南发现了妇女文字”的报道，在社会上广为流传，走出了国门，传遍了世界，引起了海内外众多学人的浓厚兴趣和广泛关注，研究女书的学人逐渐增多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有关女书文化研究的论文，迄今在国内外已发表了200余篇，女书专著已出了20余种。在这些论著中，对女字的源头、女字创制的时代、女字记录的语言、女字体

系的性质、女字的族属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。但遗憾的是，所探讨的这些问题至今仍是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究其原因，主要在于下面这些原因。

一、女字源头的追溯

对女字源头的看法有两种：女字源于汉字；女字源于古瑶越文。

女字源于汉字说。认为女字源于汉字的学人比较普遍。比如，有人认为：“我们还可以从它的文字自身的结构，形体特征上来考察。女书脱胎于方块汉字，是方块汉字的变异，即借源于方块汉字的一种再生汉字。”^①之后，又将女字浓缩为 394 个基本字符，并把这些女字“大致分基本借形、变异造形、孳乳造字三类，即与所借方块汉字的血缘关系远近有三级，尽量予以说明。”^②有人认为：“汉字自隋唐以来派生出了几个分支，其中字喃、老壮字、老白文等是仿汉表意字，契丹大字、女真大字是变汉表意字，西夏文是似汉表意字，契丹小字、女真小字、假名、谚文是汉字笔画拼音字，女书是它的又一个分支，是一种不成熟的变汉音节文字。”^③过了 14 年后，陈其光先生在原有的观点上还作了更加详明的补充：“女字是改造楷体汉字而成的，一些常

① 赵丽明：《女书与女书文化》，第 19 页，北京，新华出版社，1995。

② 赵丽明：《女书基本字与字源考》，见赵丽明等：《女书用字比较》，第 195 页，知识产权出版社，2006。

③ 陈其光：《汉字的又一支——女字》，载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》，1992 年第 5 期。

用汉字是女字的原字……根据如下：1. 原字的笔画与女字的笔画对应；2. 原字的偏旁与女字的构件对应；3. 简体字与女字的对应。”^①

现代女书瑶字说。女字在汉文化漫长的历史影响下借入了大量的汉字，这些进入女书中的汉源字符，大都随着受女书文字体系的制约，因而在笔画形式、字符结构、外观形象、语言功能上，均一律女书字体化了。其中的形声字进入女书后，原来的形声偏旁均仅仅作为一种字形区别符号，失去了标音表意的作用。字符与其所标音义之间的直接联系已不复存在，一律变成了记号性字符。

在主张女字源于楷体汉字的观点的学人看来，现代女书中只有源自楷体汉字变化而来的一种字源，别无他源。然而本字典所收集到的女字资料却表明，女字与汉字之间只有影响关系，没有发生学关系，女书是一种独立产生的自源文字，有明显的原生性。这种原生性明显地表现在女字有自己的象形字、会意字体系上，有自己不同于其他任何文字的笔画结构体系上。例如：

（一）以像鸟体或像羽饰之人形造成的女字：

 [lai (i)³⁵]_{+3j26}^②—— 鳥（鸟）
甲二九〇四

标记语素“鸟”的字符，女书与甲骨文均以像鸟之形造成，但所像之形取舍有别。女书所像之鸟形无喙、无足。而甲骨文所像之鸟有喙、有足。《汉语大词典》：“鸟……甲骨文、金文均像鸟有喙、头、羽、尾、足之形。”

① 陈其光：《女汉字典》，第3~6页，北京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2006。

② 女书出处的标记：其前的汉字数字为类码；类码后的阿拉伯数字为篇码；篇码后的汉语拼音字母及其后附的阿拉伯数字为句码，如：“十3j26”，表示该女字出自谢志民：《江永女书之谜》（河南人民出版社，1991年）第一章（文本所引女字资料均出自该书第一章）第十类的第3篇的26句。余类推。下同。

 [faŋ⁴⁴]_{18j47} —  鳳_{二一五八}

鳳（凤）

标记语素“凤”的字符，女书与早期甲骨文均以像凤之形造成，唯所像之形各异。《汉语大词典》：“凤……早期甲骨文像凤鸟高冠、花翎、长尾之形，后期有增加声符‘凡’。”“女书”所像之凤形则无花翎，身与凡鸟同，唯有高冠以别与凡鸟，其冠形亦与甲骨文所像凤鸟之冠形互异。

 [tau⁵¹]_{11j29} —  頭_{乙八八四八}

頭（头）

标记语素“头”的字符，女书以像鸟首之形造成，甲骨文则以像人头或人头及身之形造成。《甲骨文字典》：“页，象人之头及身、头上有发之形。以人身映衬头部特点，表示人之头颅。”《说文》：“页，头也。从，从儿。”李孝定《甲骨文字集释》：“古文页、首当为一字，页象头及身，但象头，首象头及其上发，小异耳。”

 [tai (i)³⁵]_{14j485} —  體_{中山王壺}

體（体）

标记语素“体”的字符，女书以像鸟体之形造成。金文则以从身，豊声、从骨，豊声或从肉，声造成。《汉语大词典》：“《说文》：‘體，总十二属也。从骨，豊声。’按：中山王壺‘體’从‘身’。《睡虎地秦墓竹简·帛书》、《老子》甲乙本均从‘肉’。”

 [tʃu³⁵]_{32j26} — 主_{庚爵}

主

标记语素“主”的字符，女书以像人们朝鸟祈祷、占卜之状造成：中，像鸟身；左右各两斜画交叉之形，像人们绕鸟祈祷占卜之卦象。人们朝着祈祷占卜、顶礼膜拜的鸟（神）为“主”。金文则假灯中火主之形为之。《六书正·虞韵》：“古主字，灯中火主也。象形。借为主宰字。隶作主。”

 [tʃue⁴⁴]_{14j488} —  君_{燕二八}

君

标记语素“君”的字符，女书以并列的双鸟首之形造成。甲骨文则以“从尹从口”造成。《甲骨文字典》：“《说文》：‘君，尊也，从尹发号故从口’。尹为古代部落酋长之称，甲骨文从尹从口同。”

 [ci³⁵]_{+1j45} —  古铎长生起 起

标记语素“起”的字符，女书以像鸟首上昂之状造成。金文则以人发步之称，“从走，已声”造成。《说文》：“起，能立也。从走，已声。”段玉裁注：“起本发步之称，引申之训为立。”

 [fan⁴⁴]_{-j310} —  鳳 (凤)

标记语素“凤”的字符，女书有二：一为以像凤鸟之形造成，此则以像凤翎之形造成。凤翎为凤鸟最具特征部分，故以凤翎作风鸟的标志。普通汉字仅有像凤鸟之形及其后增加声符‘凡’造成的凤字。

 [tau⁵¹]_{+4j155} —  頭 (头)

标记语素“头”的字符，女书也有两字：一为以像鸟首之形造成，如例；此则在头饰凤翎之形上加指示凤翎插戴部位的符号——左向斜画造成。甲骨文则以像人头之形造成。

 [fu⁴⁴]_{+3j67} —  夫

标记语素“夫”的字符，女书以头插凤翎之人形造成：上，像凤翎；下，像侧身之人形。普通汉字则由像大人之形的“大”演变而成。《甲骨文字典》：“甲骨文大天夫一字。” 象人正立之形，与象幼儿形之子相对，其本义为大人，引申之为凡大之称而与小相对。多省略头形而作，是为金文及《说文》篆文大字所本。头形不省者其头形笔画互异：或作虚框，如、，或

填实作圆点，如𠂔，或作一二短画，如𠂔、𠂔、𠂔……𠂔、𠂔、𠂔等形为后世夫字所本，在卜辞中则均为大字。”

𠂔 [faŋ⁴⁴]_{+j22} — 𠂔_{拾七·九} 風、风

标记语素“风”的字符，女书以头插凤翎之形造成，或假风字为风。普通汉字或用凤为风，或以“从虫，凡声”造成。《甲骨文字典》：“卜辞用风为风。”《说文》：“风……从虫，凡声。”

𠂔 [tɕu⁵⁵]_{-5j38} — 𠂔_{《玉篇·口部》} 囁

标记语素“囁”的字符，女书以头插鸟羽的人形叮嘱人们之状造成：上，像头上插的鸟羽；下，像与人言谈的侧身之人形。头插鸟羽的人对人吩咐，为“囁”。汉字楷书则以从口，属声造成。《玉篇·口部》：“囁，付囁也。”

𠂔 [tɕu³⁵]_{+3j123} — 庚爵 主

标记语素“主”的字符，女书或以像人们朝鸟祈祷占卜之状造成；或以像头插鸟羽、项佩饰物之人形造成，如本例：上，像头插的鸟羽；中，像项上所配饰物；下，像侧身之人形。头插鸟羽、项配饰物的人为人群之“主”。金文则假灯中火主之形为“主”。

(二) 以像不同生长阶段的稻子、稻作农业工具及稻米食品组合物之形造成的女字。

𠂔 [fo⁵⁵]_{+3j249} — 𠂔_{中山王鼎} 发

标记语素“发”的字符，女书以像稻种破土出芽之状造成：中，像初生的稻芽；左右点画像土壤。金文则以“射发矢”造成。王均《文字蒙求》：“發，射發矢也。从弓，發声。”

𠂔 [miau⁵¹]_{-37j11} — 𠂔_{《说文·艸部》} 苗

标记语素“苗”的字符，女书以禾苗分蘖之状造成：上，像禾苗；下，像参差不齐的幼芽。篆书则以像草生于田之状造成。《说文》：“苗，艸生于田者。从艸从田。”

𠂔 [wu⁵¹] 16179  禾

标记语素“禾”的字符，女书以带穗的稻株之形造成：上，左向斜及其下两点画像稻穗，点画像垂挂的稻粒；下，像禾苗。甲骨文则以带穗的粟株之形造成。《说文》：“禾，嘉谷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民食莫重于禾，故谓之嘉谷。嘉谷之连稿者曰禾，实曰粟。粟之人曰米。米曰粮，今俗云小米是也。”

𥽿 [mai (i)³¹] 31393  米

标记语素“米”的字符，女书与普通汉字类同，但所像之物互异。从标记语素“禾”的女书字符上方表示谷粒之形的点画可知，女书字符像的是稻粒或稻米。甲骨文则像的是粟米之形。《甲骨文字典》：“𥽿象米粒形，中增一横划盖以与沙粒、水点相别。《说文》：米，粟实也。象禾实之形。”

𥽿 [tē⁵¹] 11918  田

标记语素“田”的字符，女书与普通汉字的字形类同，但所像之物各别。女书以像丛莽中的稻田之形造成：中，菱形方框像稻田与陆地的界限。稻田需蓄水，蓄水必须筑田埂。菱形方框内交叉的斜线，像纵横的阡陌；上下点画像稻田旁的丛莽。甲骨文则以像田猎战阵之形造成。《甲骨文字典》：“古代贵族有囿以为田猎之所，囿有沟封以疆界，亦即提防，其形方，因谓之防。甲骨文田字从口从十井丰等，口象其防，十井丰等表示防内划分之狩猎区域。故封疆之起在田猎之世。围场之防，就田猎言，则为封疆之界，故此古代之封疆，必为方形，而殷代行井田制，其井田之形亦必为方形。此井田乃农耕之田，已非田猎之所。后世

不知农田阡陌之形初本田猎战之制。”故《说文》云“田，陈也。树谷曰田，象四口十，阡陌之制也”，不确。

𠂔 [le (au)⁴⁴] _{+2j255} — 𠂔 _{粹·八四} 刀

标记语素“刀”的字符，女书以像收割稻子的锯镰之形造成，刃端呈钩状。甲骨文以像砍切工具的古铜刀之形造成，刀身略呈平直。《甲骨文字典》：“𠂔象刀形，古铜刀作𠂔形。𠂔即原刀形之省。”

𠂔 [ŋau⁵¹] _{六33j3} — 𠂔 _{甲五二五} 牛

标记语素“牛”的字符，女书以简化侧身之牛形造成：上，为牛头；中，为牛身；下，为牛尾；左侧短竖，为四足（似为捆绑倒地之水牛形）。甲骨文则以简化之黄牛头形造成。《甲骨文字典》：“𠂔，上象内环之牛角下象简化之牛头形。”

𠂔 [lai (i)⁵¹] _{六34j8} — 𠂔 _{平都犁船} 犁、犁

标记语素“犁”的字符，女书以简化的三角形犁头之形造成；篆书则以“从牛，犁声”造成。《集韵·齐韵》：“𠂔，《说文》：‘耕也’。或作犁。”《玉篇·牛部》：“犁，耕具也。”

𠂔 [ɕoŋ⁵¹] _{+1j174} — 𠂔 _{前七·二·一·三} 船

标记语素“船”的字符，女书以像水上运载工具的竹筏（或木筏）之形造成。甲骨文则以像独木舟之形造成。《甲骨文字典》：“𠂔象舟形。《说文》‘舟，船也。古者共鼓、贺狄剡木为舟，剡木为楫，以济不通。象形。’”

𠂔 [tsu⁵¹] _{+3j98} — 𠂔 _{《尔雅》} 茶

标记语素“茶”的字符，女书以像稻米及植物嫩芽之形组合造成：上，并列两米字；下，像植物的嫩芽。楷书则以“从

草、从木或草木并”造成。《集韵·麻韵》：“茶、搽、荼，茗也。”陆羽《茶经一之源》：“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。……其字，或从草、或从木、或草木并。”

𩚑 [tsiau³⁵]₁₅₃₇₇ — 𩚑_{甲上·一·一·} 酒

标记语素“酒”的字符，女书以像水从米（饭）中流出之状造成：上，米（饭）；下，水。米（饭）中渗出的水为“酒”。甲骨文则以像盛酒器之形名之，或以像酒从樽中挹出之状造成。罗振玉《殷墟文字类编》：“酒，象酒由尊中挹出之状，《说文解字》酉与酒训略同，本为一字，故古金文酒字皆作酉。”

上例女书象形字、会意字与普通汉字之间的根本区别，不仅说明两者各自都是独立创造的文字，它们在发生阶段就是不同的文字体系，也说明女书文字的创始者与甲骨系文字的创始者之间，在分布地域、社会经济、文化习俗、原始思维、宗教信仰等诸方面的巨大差异。甲骨系文字：以人头之形标记语素“头”；以人体或者人体部分之形标记语素“体”；以酋长动口发号的组合标记语素“君”；以人举足的组合标记语素“起”，均是以人的器官或者人的行为为造字之本。女书系文字则不然：以像鸟头之形标记语素“头”；以像鸟体之形标记语素“体”；以像并列的双鸟之形标记君王的“君”；以像鸟首上昂之形标记语素“起”。造字所本不是人，而是鸟。标记权力和财物所有者的“主”、标记男子汉的“夫”，标记威风的“风”、标记嘱咐的“嘱”等女书字符的构成，也都与鸟类密切相关，反映出造字者独特而浓烈的鸟图腾崇拜意识。甲骨系文字：“禾”字像的是带穗的粟株；“米”字像的是粟米；“田”字古本田猎战阵之制；“刀”字乃砍切工具的古铜刀形之省；“牛”字则以简化的黄牛头形造成；“犁”字篆书以“从牛，犁声”造成；“茶”字南方之嘉木也，其字或从草（荼）、或从木（荼）、或草木并（荼）；

“酒”字以像酒由尊中挹出之状造成。女书系文字：“禾”字像的是带穗的稻株；“米”字像的是稻米；“田”字像的是稻田；“刀”字像的是收割稻子的锯镰；“犁”字是三角形犁头的结构变形；“茶”字像的是稻米和植物的嫩芽；“酒”字像的是饭粒和从饭粒中溢出的水。

鸟图腾崇拜是我国古代东南沿海和南方夷越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，稻作文化的创始者是南方古越人，上述女字与其对应的汉字之间的根本差别，足以证明女字与汉字绝不可能存在发生学关系，女字只能是一种独立产生的自源文字，女书中自成一体象形字和会意字正是它原生性的证明。把现代女字看作是东南沿海和南方夷越文字的孑遗和演变，是有理可通的；把楷体汉字作为女字的源头，则是于理不合的。下面是从《女汉字典》和《女书基本字与字源考》中摘录下来的女字相同，但考源却是十分混乱的例子。如：

《女汉字典》

𠂇 (“了” 字变形)

𠂈 (“吹” 字变形)

𠂉 (“庄” 字变形)

𠂊 (“他” 字变形)

𠂋 (“九” 字变形)

𠂌 (“刃” 字变形)

𠂍 (“参” 字变形)

𠂎 (“君” 字变形)

𠂏 (“點” 字变形)

《女书基本字与字源考》

𠂇 (了 / 礼 / 丫)

𠂈 (吹)

𠂉 (算)

𠂊 (他)

𠂋 (九 / 又)

𠂌 (亦)

𠂍 (起)

𠂎 (君)

𠂏 (念)

𡗗 (“法” 字变形)

𡗗 (觉)

上例女字与其所谓的“原字”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对应关系？作为楷体汉字的“原字”是怎样变形为女字的？相同的女字构件何以与其所由变形的“原字”各不相同？编者没有说明，也无法说明。因为这些女字都是女书本源字，与汉字之间并无渊源关系，他们根本不是楷体汉字的变形，彼此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对应关系。编者强把并无渊源关系的两种字符穿凿为同源，硬说某某女字是某某楷体汉字的变形，以印证女字是改造楷体汉字而成的观点，当然无法把理说通。

二、女字创制时代的考究

女书古本失存，史志无载，当地居民族谱、碑文毫无蛛丝马迹。女字产生在什么时代，学人们的研究态度不同，研究方法不同，根据不同，结论也就多不相同。有人“根据女书文字传授和女书物品传承最早可以追溯到咸丰年间。可以推测，女书的发生期大约是明末清初到清代中期这个时期。”^① 有人“根据女书字源、文体、载体、文字所记最早历史事件等，推断女字产生的时间上限不能早于宋代。”^② 有人根据现代女字中保留有大量的

① 宫哲兵：《女书时代考》，见《奇特的女书》，第144页，北京，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，1995。

② 陈其光：《女汉字典》，第15～16页，北京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2006。

甲骨文借字，主张女字创制的时代下限最迟不会晚于殷商。^①有人则根据女书部分字符与半坡、姜寨等文化遗址出土刻画符号相同或相近，认为女字产生的时间往前推至 6000 年左右^②……

有关女字创制时代的考究涉及者颇多，这里仅打算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：女字的创制最早不超过宋代；女子创制的时代下限最迟不晚于殷商。

1. 女字的创制最早不超过宋代

主张女字产生的时间上限不能早于宋代的理由是：（1）女字是从楷体汉字变来的，许多原字是简体楷字或俗体字，这些字多数产生于宋代以后，所以它产生的时间上限不早于宋代；（2）女书作品大多是七言诗体，转化为有声语言时不是诵读，而是唱，受民间木刻唱本影响很深。木刻唱本是宋以后才流传的，可见它的时间上限也应是宋代；（3）太平天国铜币上的八个女字，笔画匀称娟秀，非常成熟。太平天国于 1853 年建都南京，铜币应该是定都以后铸造的，这是现存女字最早的确切物证；（4）女书中有一篇《永历皇帝过永明》。永历于 1647—1661 年在位，比太平天国铜币早约 200 年。从“天国圣宝”上的女字已经定型成熟来看，女字产生应该早几百年，因此推断它是元明时期创造的。^③

从表象来看，这里所作的推断是比较合理可信的，但如果再用心想一想，情况就不一样了，因为：（1）把楷体汉字中的简体字和俗体字看作女字的“原字”多属牵强附会，这个规律

① 谢志民：《女书是一种与甲骨文有密切关系的商代古文字的孑遗和演变》，载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》，1991 年第 6 期。

② 刘志一：《江永女书溯源》，见史金波等主编《奇特的女书》，第 150 页，北京，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，1995。李荆林：《女书与史前陶文研究》，第 30 页，珠海，珠海出版社，1995。

③ 陈其光：《女汉字典》，第 3~6 页，北京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2006。

仅能适用于部分借入女书中的汉原字，对其余所有的女书本源字都毫无作用；（2）女字产生与女书七言诗的流传不可能在同一时代。女书作品虽多属七言诗体，但也杂有三言诗、四言诗、五言诗和杂言诗等。七言诗仅属女书文体的一种，虽然数量较多，但是只是后起的一种，不能把它作为女字产生时代的标志；（3）太平天国铜币上“女字”不是太平天国时期妇女的手笔，而是出自当代“男传女书第一人”之手（对此，笔者另有专论）；（4）《永历皇帝过永明》一诗原为《中国女书集成》所载，该文不是传统的女书作品，而是当地县文化馆退休的工作人员周硕沂（于2005年病故）所作。在该作品的署名栏里，明明写有该作品是“周硕沂据下界头村焕女唱诵整理”的。女书流传区历来的规矩是“女书只许女人用，男人不学也不通”。既然该作品是“下界头村焕女唱诵”，周硕沂用女书作的整理，自然不是传统的女书作品。

据上述，把女书产生的时代看作是不早于宋，是于理不合的。

2. 女字创制的时代下限不会晚于殷商

虽然女书古本失存，史志无载，当地居民族谱、碑文毫无蛛丝马迹，从历史文献中也无法获得合理的析疑，但我们却有可能从女字本身得到解答，因为在女书中有一系列女字与甲骨文字符有明显的对应关系，这些字符，显然当是在殷商时代进入女字里的甲骨文借字。例如：

女字		甲骨文		楷书
	——	 明藏·四七		杀
	——	 二二·二		春
	——	 珠·二五		见
	——	 前八·四·七		母

	——		後上七·一〇	声
	——		林二·二〇·一二	河
	()——		乙一·一〇六	止 (趾)
	——		铁二二·二	步
	——		甲一·五〇三	此
	——		佚六九八	前
	——		餘一·一	岁

上列女字在形体结构上均与汉字中的商代甲骨文相近，字义相同，而与金文、篆书、楷书阶段的对应字符在形体结构上相去甚远。尤其明显的是，甲骨文“𠂔”（止—趾）进入女字后，上部的斜画分解作内外两点画，变形作“𠂔”（仍保留字符原义）。甲骨文“𠂔”（步）、“𠂔”（此）、“𠂔”（前）、“𠂔”（岁）进入女字后，变形作“𠂔”（步）、“𠂔”（此）、“𠂔”（前）、“𠂔”（岁），其表意偏旁“𠂔”也一律作“𠂔”，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对应变化关系。这种现象表明，女字在其流传过程中曾经与甲骨文在同一时代使用过，而且与甲骨文有过密切的关系，受过甲骨文的影响，吸收了甲骨文的部分字符。同时也表明：女字最迟在商代即已产生。^①

① 谢志民：《女书是一种与甲骨文有密切关系的商代古文字的孑遗和演变》，载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》，1991年第6期。